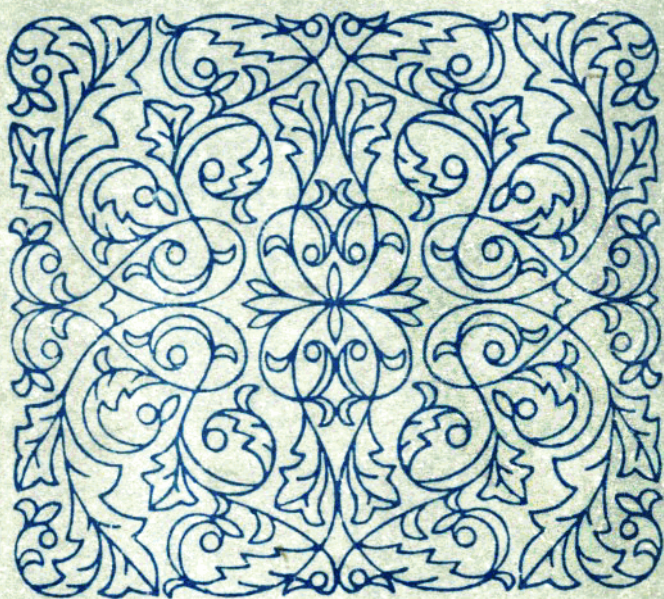


民國叢書

第三編

• 39 •



本書據嶺南大學學生自治會研究出版 股1936年版影印

編者引言

三年來，中國智識界對於「全盤西化」的文化理論及其主張的反應與爭論，在廣州和在北方，曾經很熱鬧地表露于二十三年和二十四年的春間。這些言論和文字，我們當時已經搜集刊印于「全盤西化言論集」，和「全盤西化言論續集」之中，使關心今日中國文化的出路的人，容易得到參考的材料。

我們留心讀過這些文字及其論證的，想都能看出反對論者的態度，日有改變，近于或贊成「全盤西化」的論者，日趨日多；雖然起首叫做擁護「中國本位文化建設」的，後來理論上也大大的改變起來了。

所以我們在討論全盤西化問題的初期，所謂反對論者，好像還是很有理由，振振有辭的說得十分起勁；但是討論到最近的階段，不獨反對全盤西化論最力的

復古派已像「死老虎用不着再打」，就是老生常談的折衷調和論，也「受了很大的劍傷，很少人相信」：這總算已引起中國智識界對於這問題更確定，更積極，再不容猶豫的態度了。

二十四年中的重要文字，當「續集」出版時，還有許多未曾採入。現在我們把牠散見于各期刊的，搜集在這裏，出版「三集」。

麥發穎

二十五、十、三十。

全盤西化言論二集

目錄

西化問題之批判·····	張佛泉
論文化的創造·····	沈昌曄
試評所謂「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」·····	胡適
讀十教授「我們的總答覆」後·····	陳序經
「我們的總答覆」書後·····	嚴既澄
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·····	胡適
全盤西化的辯護·····	陳序經
答陳序經先生·····	胡適

西化問題的尾聲·····	張佛泉
我們此時此地的需要是甚麼·····	區少幹
開明運動與文化·····	鄭 昕
一年來國人對於西化態度的變化·····	陳序經

西化問題之批判

張佛泉

(一)

近來國人對於西化問題頗多討論，尤以「創造」中國本位的文化」的呼聲為最高。這問題的確異常重要。我在這裏把自己的意見提出，不知能否供關心這問題的人的參考。

國人對於接收西方文化一事，雖始終未經過深刻的批判的研究，與大規模的具體的討論，然而對於這事却也不是沒有態度表明的。比如「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」論便是對接受西洋文化很清楚的一種看法。清末之以「忠君，尊孔；與尚公，尚武，尚質」，及民初之以「法孔孟」及「尚武崇實」為教育宗旨，也是代表類似

的態度。就實際運動方面看，我們也可以見到各期運動之所以不同者，便因各期對西方文化採取不同的態度，有不同的理解。曾李的洋務運動；康梁的維新運動，再進一步的國民黨的革命運動；和五四以來的新文化運動；便是好例。到近來對西化問題又有兩種態度，一是「全盤西化論」，一是「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論」；或說是「創造的」文化論。所以我們可以見到國人對西方文化的態度是有的，並且時常在那裏搖擺，變動。

現在我們要問，這幾十年來在對西方文化態度的變動中，到底有沒有牠一定的趨勢呢？就大體上講，我們可以發現是有的。我在另一文裏已經輕輕論到這一點（載國聞周報十二卷九期）。依着時間的邁進，我們對西方文化的長處，實在是愈承認愈多的。我們在起始祇承認西洋文化的「器」或「用」而不承認牠的「道」或「體」，或是祇承認牠的「物質」而不承認牠的「精神」。當時所以採取這種態度的原故，也

許是由于對西方文化根本沒有澈底了解，祇見到了牠的「用」，而未見到牠的「體」；也許是由于以為他們的「體」不配我們採納，而祇有「用」足供我們借取。無管當時所以取那種態度的理由是怎樣，但祇採取了西洋文化的一半（至少現在我們認為祇取了一半），却是無疑的。這種「二元」的論調，現在幾乎已經成了公認的錯誤。繼這種硬性的二元論之後，便是現在所流行的調和中西文化論。這一派以為東西文化各有所長，亦各有所短，所以我們應當去自己之所短，取他人之所長；捨他人之所短，保自己之所長，而藉此望能產生出（不，創造出）新的文化來。這種態度能否站得穩的問題，我們暫且留在下面討論。我們現在祇願指出，這一派人比起硬性的「二元」論者，已經有了許多進步。他們一方面是更勇敢了，更比較走向極端了；一方面却與西方文化取得更多的妥協，將原來的頑梗態度軟化了許多。這一派人不祇承認了西方的「用」，在他們的「體」中也發現了長處，並且以為

這些長處可取。所以若用數目字來計算這種動向，我們可以勉強地說：「中學爲體，西學爲用」論祇承認了西方文化的二分之一，現在的東西文化調和論却已承認了西方文化的四分之三。所以在這種動向中我們可以見到我們接受西方文化是愈來愈增加的。現在竟已與全盤西化論很接近了。這種動向不管是由於有意識的推進，還是由於無意識的變化，不管是我們所喜歡的，還是我們所嫌惡的，但牠確是史實。

(二)

主張調和中西文化的人，有一個似乎最足動聽的理由，這便是中國欲在這世界舞台上佔一腳色，必須有自己的特殊文化。同時他們以爲我國幾千年的歷史經驗也不能一筆抹煞。我們既能立國幾千年必有牠的特長，這特長亦必值得我們

保存。所以若在此時不加選擇與判別，而整個盲從西人，則我們的個性將因之消失，國家也許再不能立足在大地之上。其實這種看法，完全是出于一種神經過敏的虛怕。這種過慮在歷史上是沒有基礎的。就人類歷史上幾樁大事說來，我們曾見到羅馬人接受希臘文化；北歐野蠻民族接受羅馬及希伯來文化；中國接受印度文化；日本接受中國文化，現在又接受西方文化。然而却未見到接受旁人文化的將自己的個性完全失掉。即使沒有文化的團體屬入有文化的團體，或是在文化發展過程中階段較低的民族混入階段較高的民族中，嚴格講來，也不會完全消滅的。至少一國的「空間時間的特殊性」（用十教授「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實言」中語）是永能保持的。關於這一點，我想胡適之先生的看法是非常之正確的。文化自有一種「惰性」，即使我們努力全盤接受他人的文化，而結果也要趨向於折衷的。所以我們在這裏實無所畏。但若在沒開誠接受西洋文化之前却先怕自己的文化消滅，那便仍是

一種變象的保守主義。

再，以爲祇有保持住中國文化特色才足以立國，才足以與各國抗衡，也是不合邏輯的誤念。我們試想，如果以我們十足的整個的舊有文化不足以與西方文化抗，保持了原來文化中的某部份反能以之退敵麼？並且文化之高低與國之強弱不一定要有正比的關係。歷史上已有過許多文化高的民族被較不開化的民族征服了的例。至若目前中國所遇的情形，國既弱，而文化似又不如人，偏妄想藉保持舊有文化來維護民族生命，很明顯的祇是一種欺己欺人之談。爲講邦國主義(Nationalism)，爲激發國民的自信心，也不一定必須主張保持原有文化。我以爲這是兩件事。一方面澈底採取旁人的文化，一方面也可以對自己有極大的自信力。日本簡直就正在這樣幹。她拚命在實質方面「模仿」西洋（所保留的大都是形式，她們尊天皇，實際便等于西人的重國家。）同時却不小看自己。易言之，講邦國主義不一

定要拉住民族性(Nationality)問題不放鬆的。(譯參看拙著『邦國主義之檢討』載去年本報第四十期及四十一期)

另外我們還常聽到有人在嚷中國應「創造」新文化，而『其創造目的是使在文化領域中因失去特徵而沒落的中國和中國人，不僅能與別國和別國人並駕齊驅於文化的領域，並且對於世界的文化能有最珍貴的貢獻。』(見二十四年一月十日十教授宣言)我覺得這一類的話如果不完全是沒意識的，最多也祇不過是犯了夜郎的誇大狂。處在今日，步人的後塵尙望不及影子，還提到甚麼「並駕」，甚麼「齊驅」，甚麼成爲「一枝最強最勁的生力軍」？即使這是將來可能的，然而我們現在也不能必存這種期望。我們應有努力的決心，應立定志願，然而在今日却不能先談甚麼珍貴不珍貴的貢獻。將來到底有無貢獻，須回過頭去看。正如一個人做詩，運思想，在寫時，在想時，當然要努力，然而在未寫未想之前却先以詩人思想家自期自詡

，那便成了笑話。你是否詩人，是否思想家，須待旁人看了你的產品再來論定。在今日整個中國被人騎在了脖子上喘不出氣來的時候，却偏想對世界文化有甚麼「最珍貴的貢獻」，真成了最無聊的 *compensation*。我寫到這裏，使我想到魯迅的「阿Q正傳」描寫中國人的心理實再深刻沒有！

關於「創造」文化方面，還有一義應順便指出。這便是近年來最時髦的「迎頭趕上去」的一句話。這句話我簡直百思不得其解。甚麼叫「迎頭趕上去」？怎樣叫「迎頭趕上去」？何以既「迎頭」，而又「趕上去」？我不明白這一個 *metaphorical speech* 有甚麼意義！

(11)

全盤西化論也不是絲毫沒有問題的。我個人在大體上很同情于全盤西化論，

並且非常佩服陳序經先生的勇氣，敢取一種不騎牆的態度。但是我們對於全盤西化論也可以舉出三個問題來分析。

第一，我們應問全盤西化是否一個可以實現的理想。我認爲以全盤西化爲理想是不能完全達到的。前面回答恐怕自己文化消失的話，反過來又可以用在全盤西化論上。文化是自然有牠的惰性，你不主張折衷，不希望妥協，然而至終却仍要折衷，仍要妥協的。「取法乎上，僅得其中」，以全盤西化爲理想，所得恐怕也不過是一半。所以若接受了文化「自然折衷」論，同時就須承認全盤西化不是可以完全實現的理想。

第二，站在全盤西化的觀點，進而講到「從文化本身的各方面的連帶關係來看，我們不能隨意的取長去短」的話，也未免太過。如果這句話含有大部真理，如果採取旁人的文化必須是「批發」的，而不是「零售」的，是取其一端就必須取其

整體的，是牽一髮則動全身的，那末接受文化豈不倒變成了極簡單的一件事了麼？文化既是這樣機械（或說是這樣有嚴密的組織）的，豈不是祇學了其中任何一樣，便立刻可以得到其整個文化了麼？比如依這種看法，是不是學了打撲克，其他任何西洋東西都「自動地」就學到了呢？即我們不將這一論點逼到這等荒謬的地步，而祇就要學便須全學。義來講，我們也可以見到其中並沒有十足的理由。事實是這樣：我們模仿西人的事物，是隨便從那裏學，學那一樣，都可以的，都有人在這樣做。比如我們可以見到許多闊老一面學西人坐了汽車，却同時仍保持東方人玩姨太太的特權。有許多人穿了很漂亮的西裝，却一個外國字母也不認得。這是事實，一個民族之接受另外的文化是零碎的。也許時間過久了，坐汽車的不再弄姨太太，穿西裝的都會念外國書，然而從上面的例我們已經可以見到，接受另外一種文化是不必需採取“All or None”的方式的。文化「雖不像一間屋子，屋頂

這了，可以購買新瓦來補好」，然而也不能說「文化本身是分開不得」的。你如說文化「不能隨意的取長去短」，那麼很明顯的事實却給你個反證說，文化是可以隨意選擇的，雖然所取的是否長，所去的是否短，却不無問題。所以我以為若說文化是近乎有機體的，是有系統的，可以講得通，若說文化絕對沒有單位可分，而不能單獨採納某一部份，則未免又是忽略了具體的事實。所以若為全盤西化找辯護的理由，祇好先證明：要西化便全盤西化才好，才能得到利益。而不能，亦許不必，即說要西化便必須全盤西化，便不能不全盤西化。祇圖證明全盤西化才好，理由便已很多。比如說，我們若是學了西人的堅甲利兵，同時也要學他們的淑世主義，至少也要學到他們的邦國主義才好，才不致向外人買了利器，祇為大規模地屠殺自家弟兄。

第三，若以全盤西化為目前努力的目標，也含有可能的錯誤。我們在上面一